



南陽書院學規序



今之學者與古之學者異非學有今古

其所由學者根柢殊轍故學術亦異古

之學者以道今之學者以文古之學者

身心性命今之學者功名富貴相習成

風江河日下世道人心莫知砥柱其弊

始於上之倡導不先而下之率循不謹

則敦崇教化非還醇復古之首務與我

朝

世祖章皇帝重道崇儒戊戌會試

御定天命謂性章題校貢士我

皇上紹統兩章闡里

御製孝經序文刊刻十三經

頒行天下學宮

飭各省督撫學臣示府州縣廣立義學

聖諭十六條傳布俾愚賤咸能通曉猗與休哉教化之盛未有過于我

朝者也辛未三月余恭膺

簡命視學中州深憫人心不古俗學侵淫蔽錮達者以奔競聲氣為能初學以剽竊僥倖為事絺章繪句掠影捕風毫無實

南陽書院學規張序

二

得思一革頽風丕變士習焚香矢神下車後即檄各郡州縣暨教官與多士講孝經小學每月逢二六日與父老子弟解

聖諭十六條兢兢凜凜以躬身復古為務余夙心也試至南陽郡守朱君以南陽書院學規臚覽蓋學規為襄城李君所著

而李君為郡守朱君延聘以課南陽弟子者也聞李君沉潛篤詣理學名儒與  
取逸庵冉永光稱中州三先生披玩其  
編如體要實地關頭功程歸宿及讀書  
次第深得程朱許薛正宗暨閱先後告  
文語略稔其立志超拔證道于我鄉魏  
庸齋先生其淵源有自來矣殆所謂古

之學者與中州自義皇開天程邵踵出  
南陽又為中州名郡城西卧龍岡傳武  
侯讀書躬耕處多士幸生其鄉能無聞  
風興起第巡歷以來竊慮同道之孤將  
伯無助今郡守朱君力行課士復敬延  
李君為南陽弟子師倡導書院量戒生

徒潛心根柢追仿古人不徒事文辭訓

詒為務庶幾人心歸正世道昌隆我  
朝理學教化之盛直接河洛程邵之統也  
厥功不亦偉哉予深儀李君為古之學  
者而又有感于郡守朱君之能相與以  
有成也爰題數行于簡端

康熙三十年辛未十月河南學使禹城

張潤民撰

南陽書院學規張序

四

辛未四月南陽書院葺成集宛穰之多  
士肄業焉常課試於其中又選刻歷科  
程墨之原本經術者四百餘篇頒給誦  
讀因請之

撫憲閻蒙恤予勞以職有所司未便身  
教隨遍訪豫中名儒得

南陽書院學規朱序

一

李禮山先生延諸館中共襄斯事禮山好  
學深思礪礪經術得古學之源流不爲  
近日之俗學著爲學規數則屬予訂定  
予謂讀書肄業之法自宋考亭西山而  
大備元季吳立夫倡道於白麟溪宋景  
濂胡仲申爲其高第而悉其蘊奧景濂

當洪武初自禁林歸浦陽方遜志執經

就學歷四春秋學成而去景濂送之以序爲理學之淵源人文之絕續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極辯而歸于大道蓋古人師資教學源源委委如是不易也至嘉隆時競以聲華浮艷爲能事葑蒔之以新奇之帖括燿亂之以雕飾之詞華世多流爲俗學矣崑

山歸熙甫守其樸學言稱古昔與其弟子端拜雜誦於荒江寂寞之濱學者確然尊爲大師而南豐瓣香深有寄托也嗣是以降論者謂科舉盛而學術衰不知昔之爲時文者莫不本於經史性理諸書故出言有根抵今之爲時文者父

兄師訓無不望其速成其肯多費時日

於典籍乎是古學之亡亡於時文之視  
爲分途也觀熙甫及荆川諸公其制藝  
若何近而黃陶菴鄉墨次菟雖與出師  
表並傳可也何後之學者徒事於帖括  
詞華而不知探索於經史性理諸書哉  
甚至讀艾子定待之尾則詈象山陽明  
爲禪學濂溪之主靜則曰盤桓於腔子

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  
學也究其夸誕妄肆總由失於爲學之  
次序爾古者由小學以入大學功有次  
第學以漸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以至知天命不踰矩子輿氏曰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人皆可  
以爲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舍立

志與存心何以言學由立志存心而不能至窮理達天吾未之信也是則予與禮山深有望於多士焉爾多士其勉旃  
皆

康熙辛未歲陽月朔日古虞朱璘青巖  
氏題於南陽書院之經正堂

南陽書院學規序

天生一人便予以此心便予以此心之理所謂性也率性而行則謂之道但爲氣稟物欲蔽鋼不能率性而行於是有教惟有教斯有學則學也者所以窮理盡性至命而達天者也學顧不重哉

清時法古圖治設立學宮遍海內雖以科舉取士然原本經書闡發義理因言以觀行因行以考德有體有用異日出而任天下國家之責興道致治化民成俗使理學舉業經濟渾而爲一匪僅區區文章之觀也自性道不明士之爲學率馳心于章句口耳帖括訓詁以爲博聲譽取功名之地而風俗人心日趨于下此至持世道者之所深慮也

古虞朱青巖先生以理學名宿來守南陽念中原爲文獻之邦洛伊紹洙泗正傳數百年來振興無人遂致聖道澆晦真儒寥寥慨然曰是吾之責也夫乃捐俸翹立書院與

襄城李禮山先生聲應氣求遂敦聘來主教席一時聞風興起執經問業之士屢滿戶外爰稽古昔

教學之設自離經辨志以至知類通達遲之三年九年由小成以至于大成皆有序次于是定爲學規先立志以端其趨向首標孝經小學以培其根本體諸身心性命之微嚴之戒懼慎獨之際驗之日用倫常之間以存心爲主宰以天理爲渾灑以持敬爲功夫而徹始徹終貫之以一誠則窮理盡性至命達天統是矣從此真儒輩出以之任天下國家之責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復人性之本善返風氣于淳古俾洛伊絕學再見今日斯

兩先生扶植世道之盛心也余故推而言之猶懼未能窺其蘊奧聊書此以就正云爾

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春二月嵩陽耿介逸庵

甫題于敬恕草堂

南陽書院學規序

古虞朱公青巖爲宛南太守興復南陽書院一時文教蔚起遠邇頌聲作公更聘襄城李禮山先生掌教事禮山先生毅然以興學爲已任至書院立科條勸誘掖講學論道洞徹理奧與青巖公往復商確著學規爲多士訓條分縷晰於聖學之階級堂奧亦既詳哉其言之矣讀茲規也未有不凜然知敬躍然思起者學者誠守爲學要心解身體日進無疆學之成始成終具在是矣昔朱子知南康軍立白鹿洞規以簡

言括盡學旨後世之學者奉爲高曾規矩此規更推廣其義而言之且標出讀書次序使人不惑於耳目而一其趨向讀至此又知禮山先生衛道之功甚大而憂世之心亦良苦矣何也道命於天全於聖而載於經者也聖聖相承自伏羲開天至孔子集其成目孔孟傳學至朱子又集其成此皆斯道升降絕續之關匪徒曰漫相傳衍而已然而孔孟之功盡在六經程朱之功亦盡於表章四書六經是經之所在卽聖人至今存也卽天命於此寓也凡翼經以載聖人之

言語行事卽質之聖心爲無間也卽返之天命皆昭  
合也萃聰明才智之士而範於規矩準繩之中使誦  
法小學孝經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人心安得不  
正學術安得不醇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亦在乎加之  
意而已苟外此他求彼諸子百家之書不勝讀矣爲  
佛老爲申韓紛紜旁雜貽斯道之害於無窮是亦學  
者擇不精信不篤之過也余讀茲規深幸大道之興  
在此因題數語爲同志勸至禮山先生與青巖公相  
與有成固中州人士熟悉之余復何贅

南陽書院學規寶序

二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仲夏望日柘城年家眷弟竇克

勤頓首拜序

南陽書院學規後序

南陽書院學規襄城李禮山先生所著也南陽太守  
青巖朱公手闢書院集生徒延禮山先生爲之師推  
誠委托一惟禮山先生是聽禮山先生於是本所學  
以爲教舉其平日所自課者著學規以程式多士其  
爲學次第一卷綱五日二十條分而統貫之無枝詞  
無晦義蓋下學上達之方於是乎備矣其讀書次第  
一卷編次與前人不盡同而皆有深意小學十三經  
性理通鑑綱目衍義衍義補無不正之書間有依類

南陽書院學規再序

一

附入者瑕瑜不掩輕重釐然可謂收之博而擇之精  
矣幸未授梓癸酉傳至京師予得置諸案頭晨夕覽  
觀取以爲法而爲之言曰中州人文至今日稱蕃盛  
已嵩陽肇興朱陽繼起南陽復鼎峙而三各有數十  
百人讀書其間以道德文章相砥礪揚洛閩之休風  
尋鄒魯之墜緒誠近代所未有也嵩陽書院修於耿  
逸菴先生朱陽書院創於竇靜菴先生爲宰官者不  
過公餘偶出畧爲經理而已南陽書院則青巖朱公  
力任之鴻庀惟勤歲月無淹登高而呼多士應之如

益於三書院並盛之中而南陽爲尤盛也禮山先生去南陽數百里一切相基構宇之事不與聞而使者遠涉書幣及門具籃輿以俟至之日五馬郊迎多士雲集禮山先生展其腹笥坐臯比而高談教澤所被如春風動物不見其迹而入之甚微是則禮山先生嘉惠後學之功與逸菴靜菴兩先生同而勞逸則大異也憶予偕禮山先生居嵩陽匝歲窮嵩少之大觀蒐石室之奧帙權衡人物審定學術遂相與期曰吾輩居近伊洛當使二程之學大振於今日予留滯

南陽書院學規卅序

二

京師困頓風塵之際平日所學不復能出一語而禮山先生羣南陽之英才而教育之迪之以身心之業引之以聖賢之歸後此當名流踵接翼道有人其所成就過予倍蓰對此學規不能不爲之歎羨已余平日於程子之言奉居敬窮理爲要旨今欲舉爲學次第一卷貫之以居敬非居敬則工夫有作輟也舉讀書次第一卷概之以窮理非窮理則誦讀爲玩物也禮山先生將無曰此非門人小子之所及故爲其煩不爲其簡耶因稽郵筒以相質云昔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季夏戊午年家同學弟冉觀禮

頓首拜撰

南陽書院學規冉序

三

秦張仲誠先生書

往者曾觀佳刻久擬山斗未可攀躋茲忽承手教兼  
惠諸著神交之下復若覲顏慶喜無似燃火疾讀竟  
忘耄倦至於學規次序簡實平正黜已往繁亂假冒  
尤爲佩服儒者談學切忌聲氣附同之弊其於身心  
性命家國天下必無實力除得此一件乃可與入堯  
舜之道學必以大學次第入手得手盡在其中而傳  
授心法又在中庸發揮在論孟証據在五經後世於  
此等書未見有清清楚楚深造自得唯從自己所至

南陽書院學規張書

一

地步亂說雜解竟成注疏講章之世界將聖賢之文  
強牽扭合多不順便沐以爲盡可不用只據白文以  
身心體驗此書不明証之彼書四書不明証之六經  
使道一同揆者燎燎亮亮在我心中終有未透仍須  
反覆前功決不可以私意自添講解及剿襲妄認先  
儒崇生安誇質美高抬聖人已陰啟人遜謝之心却  
又勉之以學功在己已難自信學者誰能信之凡此  
皆由心性之物不明至邇之理視爲高遠向前俱糝

糊裏糊塗之書明明白白人故高說曲解再那有水

之物十室思信不如好學以及繼善成性成性存存  
俱是功夫卽性故唯以學習開天下萬世正性善之  
寔際耳苟卿見此而不盡見故誤謂性惡學善只差  
毫釐使知卽學是性性豈惡乎告子諸說亦見此而  
不盡見取堯舜瞽瞍微比爲証雖孟子亦無能非之  
但彼不知功夫爲性故只用可以爲善四字明性異  
學亦無辭矣人不自盡其才可以爲而不爲已失性  
矣更何有善至於以樂善不倦屬天爵以思論心體

南陽書院學規張書 二

爲天之所以與我皆以功夫爲性正與孔子操存之  
旨學思之說相爲發明學問思辨已百已千子思用  
以釋中庸性命之旨更可知矣學者識得此處然後  
真見自己面目方可去其推諉讓遜之心而後志可  
立不然心性本無學習使強爲學習則學習皆屬添  
設假僞矯揉造作異端因之爲口實儒學反出其下  
只此故也由此言之今天下竝無立志一層實學恍  
恍惚惚不過勝氣浮動名心燥起志無實立向前更  
不必說今我禮翁不我遐棄謹以鄙見畧荅萬一不

盡狂瞽再圖良會上  
慕年家眷弟張沐頓首

南陽書院學規張書

三

南陽書院學

南陽書院學規成

太守占虞青巖朱先生爲作序指倅付劄刷氏

學憲禹城敬齋張先生見之復爲作序將頒發學官  
刻垂竣從學諸子進而請曰先生何無一言繼  
兩公後予曰惟

兩先生以世道人心爲憂發明根柢叙次師弟  
源流其爲吾黨計者詳且切矣予言何庸諸子  
曰雖然不可無言予惟世道之昌由於正人心

南陽書院學規自序

一

人心之正由於師弟之所講求者以古學不以  
時學以正學不以異學然要而論之尤必以復  
天性立人道爲本人得天地之氣以爲形理以  
爲性氣帥乎形理帥乎氣萬物皆備於我者備  
於一性而已矣然自形有偏正氣有清濁情欲  
日熾性直漸漓譬如遊子爲饑寒所驅利名所  
溺萍飄梗泛久且忘其故土學固可不講與二  
帝三王孔曾思孟所謂學者具載於五經四子  
之書其後異端雜術分門立戶樹高幟召號天

下亦何嘗不自以爲學然所以爲學者則去聖  
人之道遠矣二程體貼天理得不傳之學於遺  
經爲洛學開始繼此魯齋月川後渠雲浦遜榘  
祖述皆能不爲異端所惑時學所變遺言高行  
歷歷在桑梓間但人自爲書散頗無統初學之  
士無由徧觀予因本五經四子之言標爲綱領  
又復竊取諸賢諸儒之意融會貫通分疏於下  
聊以開示津塗導引洛學其實皆諸大君子之  
所已言非予今日之臆說也諸子曰爲學次序

始終本末無不明備繼以讀書不幾贅與予曰  
學以復性爲本然老氏言煉釋氏言見不衷天  
理徒逞私智索於空虛寂滅使人不可究詰其  
爲害也無異洪水猛獸則亦抹殺文字不知讀  
書之過也至於百家諸子及時下邀求利祿諸  
逢世以爲技者亦未嘗不汲汲以讀書爲事然  
又失其先後緩急之宜不過假途讀書以自濟  
其欲究與不讀等耳此予所爲不得已而述之

者山然編中所列不盡中州之書與洛學何與

焉予曰大道至公豈分畛域龜山仲素延平考  
亭同非豫產固同爲洛學者也子又何疑噫人  
苟能沉潛玩味細讀五經四子程朱諸大儒之  
書自立志存心以遞進於希聖達天則性無不  
復道無不立洛學興而孔曾思孟二帝三王之  
道不於斯大明哉此

兩先生倦倦於吾黨之至意予雖不敏矢殫力  
於學以求庶幾無少負諸子尙於朝夕匡所不  
逮乎諸子旣退因次問答之語以爲學規亭時

南陽書院學規自序

三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冬十月襄城李來章禮  
山甫題於南陽書院講堂

陽書院學規目錄

焦明齡

魏文徵

襄城李來章禮山著

受業張庚同錄

秦大士

齊暹

卷之首

謁辭家廟告文

初入書院告文

南陽書院學規目錄

開講季經告文

開講小學告文

太極圖說疏義

西銘疏義

學而全章疏義

卷之一

為學次序

卷之二

讀書次序

受業牛帝臣 程以衡 陳天策

劉光沛 韓宗孟 靖 願

全彙貞 杜曰良 周愷生

謝鳳翥 潘從雲 熊之鑑

喬時昌 閔 涵 熊之鍾

趙 斌 方必直 沈如璋

劉聖掄 閔 勳 屈全美

杜作棟 李 植 梁 超

南陽書院學規目錄 二

張 標 周其昌 陳宗禮

李天奇 徐文彬 孫 珍

王德溫 徐文蔚 艾鳴玉

范 懿 徐文清 蔡倬漢

張 犴 陳松齡 陳 力

陳天瑞 朱弘業 李體元同校字

常吉士 岳 峒 李猶龍

李 琦 段鴻舉 馬蘭棹

張希聖 苗 瑾 張弘勳

岳青魯

孫元輔

襄城李來章禮山著

受業賈子策同錄

趙南星

朱啟觀

赴南陽書院告

家廟文

維

南陽書院告文卷首

一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秋七月初十日元孫

來章謹以香楮之儀告於

高曾祖父四世府君之靈曰。緬懷先型。紹明洛學。統宗五子。正大高卓。束鹿繼之。爲清白吏。錄傳省身。大道是寄。邇及後裔。恪守家風。仕隱或異。學行則同。惟予小子。深慙弗荷。檢點余影。不敢怠惰。昔役京國。卒業蔚州。喻以家門。聖學是由。昨客嵩嶽。歷有歲時。晨夕講論。畏友嚴師。夏季歸

省。宛南見招。親炙

名賢道亦匪遙。師教以身。古有明訓。肯自暇逸。而  
墮令聞。况當居外。俎豆弗親。溫清視問。皆賴家  
人。念此兩端。忍不自勵。寸陰堪惜。千秋是計。已  
卜明日。行李載塗。由葉涉澧。適彼漢都。敬布几  
筵。陳詞。  
靈爽默爲開誘。問學日長。謹告。

初入南陽書院告

先師文

維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秋七月十六日襄城李  
來章敢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之位前曰竊惟

夫子之道踐履之實見於人倫稟賦之原由於天命  
語其極功位育中和言其統要窮理盡性惟予  
小子來章當髮燥齒齟之歲卽爲誦詩讀書之

南陽書院告文卷首

三

年始焉誇多以務博繼而崇虛以談懸方迷途  
之無從忽中夜而自悔賴師友之相勗識帝天  
之真宰兩大之體合而爲人萬物之理備於此  
身著在經書名雖不一發揮張皇同如皎日小  
子來章仰求

夫子之道非一日矣體勘身心証驗衾影時有感觸  
惕厲深省似夢方覺如客初歸道邇人遠今是

昨非今承

郡侯朱公之命來居書院實主教事敬率生徒

釋菜是肄仰賴

夫子念愚頑之可哀。勞神明之是佑。施東魯之餘澤。造南州之俊秀。庶樗櫟腐儒。可免罪責。而金湯大府。立成偉績。敢告。

大府立成偉績

數南州之俊秀

庶樗櫟腐儒可免罪責而金湯大府立成偉績

先師文

維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秋七月二十六日襄城

李來章敢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之位前曰。五經之書。或刪或述。晚年  
言孝。乃出聖筆。三才共貫。四海時雍。天神人鬼。  
理無弗通。上溯本原。統由率性。約言功夫。實歸  
至敬。有至則復。孺慕宛然。繼志述事。以類推焉。

南陽書院告文卷首 五

夫子作經。諸賢述註。精神命脉。行裏呈露。慨彼俗儒。  
至性不彰。私欲漸熾。天理消忘。其於聖經。視為  
文字。誇多鬪靡。玩物喪志。大本不立。餘奚足觀。  
功成雜霸。學流異端。幸逢

盛世。

綸綍叮嚀。著為行義。彪炳日星。教孝教忠。同歸於一。  
為子為臣。當應以實。爰擇佳日。敷宣

聖言。不泥訓詁。務發性根。經義既明。隨分自力。可學  
而至。聖人在即。心切學跡。恐背本指。尚乞

聖神開發愚鄙謹告

南洋書院古文卷首 六



南陽書院開講小學告

知師文

維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秋九月二十七日襄城  
李來章敢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之位前曰。性命於天。罔有不善。欲動  
情勝。因習而變。灑掃應對。教豫童蒙。季弟謹信。  
作聖之功。擁培天條。嘉木斯直。䟽濬源泉。活水  
弗息。譬之人心。亦復如是。聖狂人禽。分途於此。

南陽書院告文卷前 七

大道不明。學無次第。小學既亡。大學焉繼。機械  
益巧。淳朴愈離。扞格齟齬。畏難弗醫。幸於簡冊。  
尚存訓辭。曲禮內則。檀弓少儀。

徽國暮年。拾殘補缺。採輯成書。詳明確切。荷道甚  
力。憂世實深。匪出已臆。

夫子之心。今率諸生。從事小學。規矩準繩。中有至樂。  
求之日用。驗於人倫。篤實踐履。幾希是存。自近  
而遠。自卑而高。有領可挈。有柄可操。動靜語默。

盎然中正仁義人道以全謹告

南陽書院告文卷首

八

擬講太極圖說疏義

天地既闢。道在聖人。立極垂統。源流可稽。然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至孔曾思孟而大明。孔曾思孟之統。歷秦漢以逮五季。卒未有能明之者。濂溪周子。崛起春陵。得不傳之秘。明太極之理。作為圖說。遠紹大易。前聖之統。於以復明。其說嘗分兩大段看。界畫在惟人也。三字上。上一段。就造化流行。虛論其理。猶中庸所謂誠者自成也。下一段。就人物稟賦。實指其道。猶中庸所謂而道自道也。無上一段。

南陽書院疏義卷首 九

則學無源頭。無下一段。則學無歸宿。形上形下。徹始徹終。一個太極。包括畢盡。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也。原夫冲漠之表。無聲無臭。太極本體。渾然中存。及其分爲陰陽。散爲五行。男女氣化。萬物形化。紛紜錯出。或有不齊。於是天地無全功。而裁成輔相。中和位育。不得不寄其責於聖人。聖人所具者。亦此口鼻耳目。所接者。亦此子臣弟友。所發者。亦此喜怒哀樂。所歷者。亦此幼老壯少。與愚夫愚婦。無一不同。特以聖人氣質清明。學問純粹。性無不盡。心無不存。雖酬應雜

遷不失淵涵凝定之體。是以出類拔萃。能立人極而  
稱爲聖人也。曰中。曰正。因行之處之而分言之也。曰  
仁。曰義。因發之裁之而分言之也。其實只要於動靜  
之間。云爲之際。求合乎至善。以不失乎太極之理而  
止。君子所以必本於敬。存養省察。無時或間。以盡乎  
修之之功焉。大易言窮理盡性至命。又言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能盡下學。方得上達。讀太極圖說者。幸於  
人道盡力。無徒索之於高遠。則希聖達天。盡在是矣。

擬講西銘疏義

言仁言孝是孔門兩重公案。言孝不言仁無以見孝之全量。言仁不言孝無以見仁之直機。異日夫子又言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自曾思以外。惟孟子知之。孟子之後。知者鮮少。橫渠張子憂之。爰作西銘發揮微言。蓋深得孔門之旨焉。請卽其言而疏之。天地生物只有一副本領。在兩大爲五行。在一身爲五常。下至昆蟲草木。氣昏質駁。冥然頑然。不能擴

充。要其出於一原者。固未始有異也。氣以成形。天地之塞。吾其體也。理以成性。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在人。在物。所賦於天者。無一不足。猶五官百骸。所受於親者。無一不全。豈可以貴賤長幼。過爲區別。使一父之子。同於陌路哉。此西銘前半篇之大指也。天地萬物。皆與我同體。而不能使人人皆盡其性。皆充其形。蓋由於人欲肆而天理滅。正與不孝之子。違害濟惡。棄父母而不顧者。如出一轍。古之聖人。知變化之道。通神明之德。其樂天也。如孝子之繼志述事。古之君子。

不愧不忤存之養之其畏天也如季子之無忝匪懈  
崇伯子穎封人大舜申生曾子伯奇皆其選也仁孝  
之理隨分可盡窮通沒存又何間焉此西銘後半篇  
之大指也要而論之踐形在於復性求仁在於主敬  
萬物一體之懷本孺慕之直以推之始處處有端倪  
呈露不落影響虛談千百年之墜緒得橫渠而大明  
其功甚偉學者可不致思哉

擬講學而章疏義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何一非為學中事。然要其根本源頭。無不統于吾性。論語二十篇。開口便提一學字。須知所謂時習者。非記誦詞章。所謂朋來者。非聲氣結納。所謂不知不愠者。非以知希為貴。忘世為高。此一章書。須句句皆從性字體勘。方有把柄。有如窮理以求知性。躬行以求復性。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滿腔子裡。都是一團春意。不亦說乎。吾學既成。同類自至。所與講明者。性中之理。所與砥礪者。性中之事。一性相通。人已兩忘。不亦樂乎。吾于吾性既盡。日用之間。語默動靜。上下與

南陽書院疏義卷首

十三

天地同流。即大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人世之知不知。猶浮雲之過太虛。何容心焉。不亦君子乎。此聖賢徹始徹終學問。大學中庸無不統括于此。後日曾子子思。遞相祖述。特擴克發明之耳。考亭文公曰。明善者。明其本善之性也。復初者。復乎人性之初也。其言至為精微。人多忽而不察。且以朱子之學為止。知道則學。而不知尊德性。是殆未嘗細讀集註者。

也學者宜先於此盡心焉

南陽書院脈義卷首

十四

